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一四回 驚噩耗老奴淚熱 破西城俠女機靈

話說賽雲飛上樓房，趙公勝不由的喝了聲彩，搭眼見韓毓英也飛身上去，心裡想道：單看他二人在這三間樓房上，怎麼施展手段？就這轉念的時刻，忽見賽雲飛被一人束著腰由樓房上滾到平房上，又由平房上滾到地下。趙公勝好奇異，定眼一看，原來卻是楊魁。事有湊巧，剛剛韓毓英從西邊樓房之時，楊魁已抱著賽雲飛由東面滾下。韓毓英上了樓房，已不見賽雲飛的影子，心中甚為疑惑，說道：「這賤婢本領雖好，難道會飛不成？」復走至後身四下望了一望，似乎並無形跡。正在奇異，忽聽趙公勝在下面喊道：「韓小姐下來罷，那女子已被楊壯士擒住了。」

韓毓英聽得清楚，忙從後面繞到前面，仍由西邊飛身而下。及至趙公勝面前，見得已將賽雲飛捆得好好的了。趙公勝此時分歡喜，見守城五將，一個都不曾逃脫，還活擒一個女子，忙叫小卒一面吹號齊人，一面著他們拿過兩根桿子來，向胡成同賽雲飛跨下一穿，兩人抬一人，如抬豬羅一般而走。

楊魁道：「此時我等到何處去呢？還是回行營，還是回湖西大營？」趙公勝道：「皆去不得。這城既已得來，還能再讓他霸佔嗎？我等此時，且到城裡刑部衙門，就此商議如何？」楊魁道：「甚好。」就此楊魁在前，趙公勝押著胡成、賽雲飛在後，韓毓英跟著，一眾兵卒，一直向南轉彎，已到北門吊橋。但聽韓毓英高叫道：「趙將軍請進城罷，姪女就此告別回去了。」趙公勝道：「小姐請慢回府，一同到刑部衙內，還有迎鑾各事商議，索性奉屈一趙罷。」韓毓英道：「非是姪女不肯去，實因身屬女流，即同到刑部衙門，也有許多不便。」趙公勝道：「無妨，現今寇尚書家眷住在衙門，小姐去趙也好。至於怕尊府令堂的掛念，就此著個小兵送個信去便了。」韓毓英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即從尊命罷。」趙公勝便揀了一個伶俐小兵，叫他走此向西到韓王府口傳一個信息，然後大眾紛紛進城。可笑這王虎，還癡呆呆的開著城在那裡等候。趙公勝進城，便傳令關城，一面著人傳令到西門李龍，著他也把西門關上，就責成王虎、李龍保守四門，帶了二口名兵，押著賽雲飛、胡成同到刑部衙門，餘均留下，著他們登城巡守。

及至到得刑部，聽更樓上已打四鼓。進了衙門，見前面統統漆黑，但聽裡面一片哭聲。趙公勝不解何故，忙立在大堂上喊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喊了幾句，聽見裡面應道：「那位半夜至此，有甚要事？我家大人不在衙裡，已出去了一天兩夜了。」

趙公勝道：「我們曉得你家大人不在家，你趕緊出來，同你有話說呢！」又聽裡面應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不上一刻，只見出來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家，一手拿著風燈，一手揩著眼淚，從大堂屏門後轉出。一見堂下立了無數的人，還有捆著的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回身就要進內。趙公勝忙上前一把拖住，說聲：「老人家不要走。」

那老人家被他一拖，格外嚇個不住，那兩手兩腳，就同篩糠一般，牙齒對打對的打個不住。趙少勝見這樣子，忙說道：「老人家你不要怕，我們不是旁人，是同你家大人在一起保皇上的。」那老人家翻著眼，又把他望了半晌說道：「你莫非湖西營趙大人麼？」趙公勝道：「不錯。你既認得我，你可以不必怕了。」那老人家這才放心，又定了下神說道：「趙大人，可是我家大人死了嗎？」說著又哎哎啞啞的哭起來了。趙公勝發急道：「你老不要渾牽啊，誰說你家大人死了？現今活活的還在我營裡呢！」那老人家忽然又揩了眼淚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趙大人，可是真的嗎？等我到後面報一個信給太太、夫人，再來應酬你們罷。」趙公勝道：「我們不要應酬，你把西廳上點起燈火，讓我們進去便了。你進去告訴你家太太、夫人，就說你家大人，現在湖西營，馬上就隨聖駕一同進城了。」那老人家聽說，歡喜不過，就把風燈朝公案上一放，摸著黑直往內走，笑著說話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說我家大人不該死。聽他連說是說的，阿彌陀佛連念是念的。」趙公勝聽著，正然發笑，忽聽後面陡然蹦咚一聲，又聽哎呀一聲，說道：「痛煞我了！」那知這位老人家，聽說主人不曾死，歡喜很了，恨不得一步就走到太太、夫人面前送個信去。

他不曉得他年紀大了，又是黑摸，怎能信步奔走，所以腳下被一張小凳一絆，一頭認住屏風上撞去。後面聽得他喊，就有一個中年婦女的声音叫道：「朱貴你們這些少年人不出去，叫他年紀大的出去，實在罷了，快些點了燈去照他罷。」又聽那人說道：「夫人你老人家錯怪了人了，是他要搶了出去的呀。」又聽那老者說道：「朱兄弟你不要辨別了，用不著你了，我自己也爬起來了。你趕緊拿了火，把外面趙大人請到西廳裡去罷，他們大約要議事呢。」

轉眼之間，趙公勝見堂後轉出一個少年家人，將趙公勝等領到西廳。趙公勝又吩咐兵丁將賽雲飛、胡成抬到後面，然後趙公勝、楊魁、韓毓英這才坐下。趙公勝問家人道：「適才你家後面哭的什麼事？」家人道：「今日封城一日，固然是驚惶不了的了。加之晚間聽人說道，有的說我家主人被亂兵殺死了，有的說我家主人被新皇帝著人擒住了，有的說已經在午門內正了法了，所以一家的哭個不住。」趙公勝道：「你進去稟明你家太太，就說大人現在湖西營，陪著皇上、太子。我們才把內城克復，就此商議定了，便去迎接皇上、太子，你家大人也就一同回來了。」韓毓英恐怕他們說話不清楚，說：「待姪女進去，見見太伯母同伯母，好細細稟明，以安其心。至於回鑾之事，你們外面斟酌，如有用著姪女之處，莫不遵命。」說著，叫家人拿了燭火照著，走到後堂。見了寇老大人、寇夫人，行了禮，通了名姓，敘了世誼，就把寇大人昨夜怎樣冒雨送駕到湖西營，今夜湖西營趙大人怎樣破城，細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告辭到前面。

但聽趙公勝道：「適才小姐入內，我同楊壯士計議，已遣人到湖西營先將聖駕迎到此處。我想午門裡，不過九門提督之兵，諒一見聖上，必不敢為難。候聖上到來，要煩小姐同楊壯士先行翻城將午門開放，跟我帶大兵護駕進宮，登殿坐朝。至於內中奸賊，不過徐家父子，諒情不難撲滅，未知小姐以為然否？」韓毓英道：「尊見極是，即照辦理便了。」趙公勝道：「但是今晚小姐因何曉得我等暗偷西門，前來助此成功，莫非又是聖僧有說話的麼？」韓毓英道：「不是。今日一天內城封鎖，外面也就驚惶不定的了。姪女晚飯過後，拿了兵器，便到後院牆看看外面的情形。那知上了院牆，看見一叢一叢的人由北門向西走，這位壯士前晚在巷內救駕時，見過一見的，隱約間似覺有些像他。所以心內想道：莫非湖西營暗打西門？」

就此姪女揀了一個空處飛身跳下，遠遠步著前進。一直到了西門，見這一躍上了城樓，知道所料不錯。忽然又見這位壯士，同那被擒的女子相扭著墜下城來，覺得機關已破，諒情不能得手。但過了多時，城上並無動靜。轉念又想到：各城皆燈球照耀，獨西門不用燈火，諒西門就是此女仗著自己夜行的本領守城，他既墜到城外，此時城內必無第二人保守，我何不幫助一臂之力？因此揀了一個僻靜處所上了城頭，復行下城直到城甕。路間雖有幾名兵卒看見，並不查問，想係把我認著守城的女子了。」

趙公勝聽到此處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妙絕！一來皇上的福氣，二來小姐真可算膽大心細，機巧過人，實在令人佩服。」韓毓英道：「謬蒙誇獎，豈敢當得？只可算皇上的福氣罷了。但姪女既到得城甕，料知大事必成，順便手上的刀一下就把鎖鑰斬開，扯開城門，就出外招呼大眾。但不知這位壯士，何時同那被獲的女子分手，因何到得這時刻，巧在樓房上面獲得這女子的呢？」楊魁道：「小姐有所不知，在下上了城樓，本要斬關落鎖，放進大眾。正然倒掛了一個勢子，望下探看，那知這女已在暗中瞧見，登時放一飛抓，在下覺得身後有暗器到來，也來不及躲閃，就用錘向後一箍。那知這飛抓，剛剛抓住了錘柄子的下載。此時我也要錘，他也要抓，兩下來沒命的用力。在下心裡想道：終屬他是女子，諒情腳力總軟弱的呢。搭眼看見他站的城牆處所，卻是四面落空。因此心生一計，他既用力拖著暗器，不肯鬆手，我何不就勢向城外下面一縱，借這股勁勢，不是也就把他帶到城外了嗎？那知這女子雖然上算，本領倒也不弱，及到城腳，他還是不肯鬆手，反轉抽出刀來，一隻手就勢砍來。此時在下幸虧昨晚得了那道士的一把利劍，要不然，還就無物招架他呢！」

因此也抽出劍來，也是一隻手同他對敵。」趙公勝聽到此處，大笑道：「一些不錯。那時映著月色，我也看見的，實在拼殺得好看。從來打仗我見過多了，不曾見過這樣殺相。後來便怎樣呢？」楊魁道：「後來我聽韓小姐開了城，招呼大眾進城，獨我不得脫身，實在急了，也不料這劍如此利害，竟能把飛抓砍斷，也叫事急無奈，不過砍砍看的，果然一劍將索子砍斷。他的拖力甚

大，索子一斷，反轉把他跌了一跤，在下就此舍了他，便飛奔進城。進了西城，卻撞見李將軍，就問將軍何在，他說已向東了。在下就在東南兩門兜了一個圈子，不但尋不著將軍，連敵人的兵將，一個也不曾看見。因是由南門直到北門，遇著王將軍，又問將軍的下落，說道：『將軍同一女將追出城去了。』在下想了一會，曉得這些奸賊，絕不得向西，因此在北兜了一轉才到東面，卻見連傷二賊，知道不需在下動手。因從身後飛步上屋，站在樓房上面，看看將軍同小姐殺賊。所以到得被拿的這女子上了樓房，出其不意，便將他擒住。」說到此處，還要往下再說，只聽外面人聲嘈雜，一個兵丁飛奔前來。

不知所報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